

李仲蔚

廣西黃良峯論王氏諸子能
以不取之說仲乾言亦可謂
有得道人心者矣爲誠

北海內國人以李唐仲乾曰
其福里一百八十一號

七月起重訂新例對於向有之投載
 告皆不短更待二四月准自十月
 實行增價諸君者必其能同情也

金馬牌香



雅人推
 開坐花陰
 金馬牌
 開紅樓夢
 雅人深致

伯庸醫院
美國工人太陽燈
專治各種皮膚病
（上海大馬路對面）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自來血

海波藥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經實弱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權力之盛旺也

每瓶洋一元

此藥自發明以來經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驗勇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蠱毒實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疥癩疥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小說革命軍字高

[illegible]

專科
金盛波
老手
門生
回生
家傳
花柳全
包愈
斷根
立
瘡病室
盛波
生
掛號
男
女
科
專
門
老
手
金
盛
波
回
生
家
傳
花
柳
全
包
愈
斷
根
立
瘡
病
室
盛
波
生
掛
號
男
女
科
專
門
老
手
金
盛
波
回
生
家
傳
花
柳
全
包
愈
斷
根
立
瘡
病
室
盛
波
生
掛
號
男
女
科
專
門
老
手
金
盛
波
回
生
家
傳
花
柳
全
包
愈
斷
根
立
瘡
病
室
盛
波
生
掛
號
男
女
科
專
門
老
手
金
盛
波
回
生
家
傳
花
柳
全
包
愈
斷
根
立
瘡
病
室
盛
波
生
掛
號
男
女
科
專
門
老
手
金
盛
波
回
生
家
傳
花
柳
全
包
愈
斷
根
立
瘡
病
室
盛
波
生
掛
號
男
女
科
專
門
老
手
金
盛
波
回
生
家
傳
花
柳
全
包
愈
斷
根
立
瘡
病
室
盛
波
生
掛
號
男
女
科
專
門
老
手
金
盛
波
回
生
家
傳
花
柳
全
包
愈
斷
根
立
瘡
病
室
盛
波
生
掛
號
男
女
科
專
門
老
手
金
盛
波
回
生
家
傳
花
柳
全
包
愈
斷
根
立
瘡
病
室
盛
波
生
掛
號
男
女
科
專
門
老
手
金
盛
波
回
生
家
傳
花
柳
全
包
愈
斷
根
立
瘡
病
室
盛
波
生
掛
號
男
女
科
專
門
老
手
金
盛
波
回
生
家
傳
花
柳
全
包
愈
斷
根
立
瘡
病
室
盛
波
生
掛
號
男
女
科
專
門
老
手
金
盛
波
回
生
家
傳
花
柳
全
包
愈
斷
根
立
瘡
病
室
盛
波
生
掛
號
男
女
科
專
門
老
手
金
盛
波
回
生
家
傳
花
柳
全
包
愈
斷
根
立
瘡
病
室
盛
波
生
掛
號
男
女
科
專
門
老
手
金
盛
波
回
生
家
傳
花
柳
全
包
愈
斷
根
立
瘡
病
室
盛
波
生
掛
號
男
女
科
專
門
老
手
金
盛
波
回
生
家
傳
花
柳
全
包
愈
斷
根
立
瘡
病
室
盛
波
生
掛
號
男
女
科
專
門
老
手
金
盛
波
回
生
家
傳
花
柳
全
包</

十年癩頭十日愈
健胃補肝神效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 中
胡開文筆莊
三友說 凡男女老幼

此丸專治一切瘡毒，無論新舊，一服即愈。每瓶一元。

萬應消瘡丸

正威大藥房

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

上
一
角
外
經
寄
洋
裁
開
消
流
所
服



圖
中
寓
意

廢止五

工欲敗其事，必先異其器。或謂湖北罷工之役，備五德臨，搗毀兵工廠仁也，結團體義也，以暴得爲黔禱也，使軍閥失濟源之具，雖不能算，不期廢而自廢信也。

雖然，既不能算，不期廢而自廢信也，豈能取固執義而不遷，智如管仲而無禮，民貽可炸藥地，地可押寶，可惜也。濟源之具，橫掃於舉非所舉，禮而無禮，民貽可炸藥地，地可押寶，可惜也。濟源之具，橫掃於舉非所舉，禮而無禮，民貽可炸藥地，地可押寶，可惜也。濟源之具，橫掃於

良者而實之，雖吾弗自造亦無所於怕也。智而不智作成廠軍之權操，厥後更安無事也。信而不信，然則湖北罷廠罷工之奇貨，猶不及廣東棺材罷工之滑稽云。

沈老三弄巧成拙

本月二十二日，上海蓬萊路汽車撞事，說流欺騙的罪例已在衆目昭然之中。要是我做了沈知事，申報上就刊出這一段新聞來，覺得有點可笑。現在上海已本爲一件奇怪尋常的事，變成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推其原由，却是上海縣知事沈寶昌自己弄巧成拙罷了。上海地方汽車撞殺人，一天沒有，你們隨便鬧開一張報來看，至少總有三四起呢，以縣知事的職事，竟像縣國小學生，在現在的

墨翁論金石書

墨翁論金石書

的。中國算不了什麼事，不是說他一個「目下小心」，便是把汽車火押幾天完事。於是他汽車的老爺們，道他法律都無把握，偏偏這位上海縣沈三大人，又手挑起來，寫了一封信向中報館去更正，說不是他的汽車，而且不是他的汽車夫，單是燒自己的己倒也罷了，又移禍汽車，說是姓周的汽車，誰知這一下，却惹了個天翻地覆。中報館正想查究此事，今天偶然沈縣長撞死了十個江北小孩子，也不過發兩行字的五號小新聞，偏偏這燒壞的是中報館總編輯的阿舅，怎麼可以就此過門？子細一調查，原來江蘇縣公館的出來是虛張聲勢，燒壞的是姓周的也出來聲明，說他的汽車正拆卸修理，如何會開禍？汽車撞得人，倒還在其次，堂堂縣知

事，倒要查其所害。周未各國錢財，則聚聚之，其情極難推測。勝前此聚聚之甚，因力疾難辭，將原函截之報端。俾同好者之

罷云：丹徒縣。

上略：行市跌銀本，中秋前後可賤，發錢奇字幣，亦六國時之銀也，足下贊化共鑄，已擬實說。補查：周未各國錢金幣，未至會商，亦當訂定周未時段梁國之賠償。劉青水確為染之省又，東鎮由王藏染坤小鉢作圖。

特一從上，有封上，一省文，無封上，七錢，著周未各國錢金考一卷，鄂寄空。

惟原函錄銀，千乞寄還，此稿經

上
品
大
日
星
香
煙

大雄先生史席、壇中祈禱、已於昨夕、斯時去乾隆五十八年制幣之時、圓滿、今日祀孔、過此即得觀爲品撰、後十年、卽已如是之官、今之難稱矣、有新作、必付報章、皆陳寶箴之類、不足表其樸直而易考、精而可荷、有弟、應他國者、乾隆寶藏銀之品、最足與心動魄、又何必務奇貨、爲無孔銀幣之始、隨風流通之貨、而求三代秦漢耶、道光之上海、當時行於西遊而海諸地、存世絕罕、銀一兩及五錢銀、同治上之銀貨、咸謂絕無之品、茲七錢三分銀貨、前歲黃葉、曾託西遊者求之彼地、今日不知有此貨矣、倘得宣統寶藏貨、光緒十年以前、吉林機器局所造、一、品已稱無幾、有義大利領事某、兩及五錢二錢銀貨、皆屬精美、專採羅我國無孔貨幣、遍記各地得之、貨、以代奉報徵求、上略至萬數之上、代爲求購、雖無地不備、西寶藏、拓本不備、供、到再補、隆金銀貨、寬歷十數年、尤爲豐富、版入費、拓本上頗著祺、文、兩幣乾隆寶藏、一、品、黃、葉、夢想此乾隆寶藏、爲中國銀圓之祖、而幣略十年、從未一見、昔之謂藏、係亦無好、然不能日爲銀、說言、倪氏錢略載有二品、謂嘉慶八年贈文、卽可見其精美矣、中雖有好自發宜泉、後爲人竊去、卽不復再遇、而貨不繁、

愛克司光線

黃侍郎哈哈一笑，說道：「這也不怪本不相伯仲，世界上原沒有像黃爺這等好人。我老實說了罷。」當下便將前番事連「一告窮」，「葛萬氏和陳老板走後，葛氏越想越覺得委屈，又向他兩人道謝了幾句，黃子平總猜道老板的或者是自己兒子，是幸好兒子所以這樣解囊救濟」，等款落回來問他「一問便知道明白」。剛在這裏沈吟，早見錢春扛外邊走進來，一眼睜見他母親給着茶浴，心下很有些詫異，正待問個料黃子平把那個掏出來給黃春應着，景深皺眉道：「怎麼動開我不會還款，他們如何肯將東兩放在這裏？」葛氏笑道：「你還在做夢？你的朋友那個姓賀的已經替你還過了，他們過才將這信約送來。」

萍驚說道：「那個姓賀的，我生平沒有這姓賀的朋友，敢是他弄錯也未知。」葛氏正色說道：「這沒有多塊錢的事，如何可以弄錯？你想想，是在幾時結識了這個心腹知己，委實可感極了。比如我的那姐嫂，還是親骨肉呢，他可曾有這樣慷慨舉動，你受了人家這許多好處，怎麼連他的姓名都記不起？」葛氏道：「景深是也，真沒有這朋友不認識，我亂和人家去廝說。」葛氏笑道：「黃萬氏也，竟沒有這朋友不認識，你裏有一位軍需官長，這一來你可明白了。」景深又道：「道更荒幻了，你從來痛恨這些不主和他周旋的，好母親你將這兩張信約拿出來，入軍營，他也快不至和他周旋的。」好母親你將這兩張信約拿出來，依舊還給黃侍郎和陳老板，把你們那筆錢要得回來，時人退給這姓賀的才是道理，要曉得當今時代，無辜受人恩惠，斷然不是好事，金石的可爲世嘆，兒子顏卿，這骨氣卻萬不可少……」

魚眼字解

假借方言一字一娘。兩般安置總無妨。孩童索果喚呼出。吉上茂邊密寄將。兒子稱兄原自有。情人喚母更尋常。大驚小怪緣何事。枉用刀針對漆棺。

○化名何多 (稗林)

子虛烏有。此名腐矣。而幻化離奇。無如近日本報之甚者。龜龜似似揚揚。揚州口頭語。動口乖乖。龜龜實近。龜龜託名也。烏烏爲頭頭聲。秦聲聲而龜烏爲見漢書烏烏爲

昔已絕記。看秋時安得有此。其知。又如墨客種原記。孔子去衛適道。逢桑柔婦。曰。杜三娘。彼此以語相和。曰。南枝窈窕北枝秀。子行相識各絕。北有一樵人。讀之行過小橋流水北。其中便是杜家。齊東野語之荒唐。視東家雜記爲甚。而撰小說者。乃取而筆之於紙。滋可笑也。

鳳男小傳

者所將也。而言也。

四傳方言「一字一娘」。兩船安插總妨孩童索果嬌呼出。吉士戔箋密將。兒子稱兄原自有。情人喚母更當。大驚小怪緣何事。枉用刀針對槍。

子虛烏有。託名舊矣。而幻化離奇。無如近日日本報之甚者。鵲巢似揚語。揚州口頭語。動曰乖乖。鵲巢音近。鵲巢。託名也。烏鳥類頗衆。秦皇發掘而鵲鳥爲見漢書。烏鳥。託名也。臺灣聯開建之大月。一人嘗號大光之。見水滸大月。託名也。比國通文之。閱者。一人嘗用閱字以隱匿。閱字。託名也。觀車華皇。有上。上。爲女伶王克琴爲車華伶皇。

齊東野語之荒唐。視東家雜記爲甚。而撰小說者。乃取而筆之於世。豈可笑也。

鳳男小傳

(七) (好春移主)

在風水適雄以前。雄以風之小影。之。漱六日房主人。漱六許爲漁安。而卒卒果及攜主漁安。始題四絕寄鳳。當稱李遷到時風

者所將侍而言也。

風聲也。故居風。中秋。願風。於。

託名也。霍克磨伯。德國製砲名七生的威。(德國快砲名七生的名毛瑟。(毛瑟鎗。託名也。)天舌著論語。(天天如也。)亦涉之子。(時。桃之天天。之子于歸。天天。

名也。中申見驪詞、論語、中申如也、又離騷女嬃之嬋媛兮、中申其

謂予。乃效女嬃之。中申、託名也。登僅拆大樹將軍之姓。孤叔燮

化名、拆其性曰馬。通長考老子

之頭。銀丹書化名曰通紅老頭乎。

仲者愕然。(伸頸悟、託名也)括之

十七說本報、署名曰癡。來具

裏人。雄雞而大驚以為
不祥之風、急欲鎮災、頗形
於色、風亦微颺得意、亟請
雄雉為之舞、惟以別者解之
爲終不信、變雞鳴聲、夕
風之不歇、詩見第一百五

失無身、課誦北史

英商華英

西園雅

以蔣君際海而宮之風聲、爲最貴也。予因君稼之約、與楊子玉君同車。借住于至則某之借居上揚矣。武昌舊世昌小義之朋間上揚矣。武昌相殊佳字音亦漸趨去高陽上音且唱且舞身段矯捷潑武其音亦可觀也。雖身小幾功大雖有惜更見可也。今唱詞輕高鳴音不聾人耳借居之下則爲真切、西兩處予欲於台下之被窩裏切、西兩處予欲於台下入座靜聽從之、比及出台、嗓音甚佳果覺聽得一字不遺然發自肺腑更有功夫故能將字消滅發回四壁也。此將西園飾李鶴年無斯情節、所

遂夜間三時予因困頓不能眠須往茶館歸寓、次日閱報、時報公所記、仍演風聲譚、深未及

予記西園彈詞、偶憶一故事、十前、黃忠本定軍山、以紅銀王四頭、黃忠索頭、與盛源拱手而去上馬騎轉身向嚴面拱手、而去者、亦必須拱手相送、是日王四忠、亦即使卻退下、比黃忠不見盛源、遂過大賓、西園後以置王四、十四日四喜派向上下馬談云、乃老浪自居、以禮不足爲王四愛難以難之忍受受

予前年京政堂會、王四演彈詞、老氣猶幾不能勝、乃將五段之

重作唱、極爲不易、而以第五段劇之精華、西園於此致力極深、殊不多見、而台步之雍容、氣度雅、更非俗伶所能夢到也、聞之

程秋來呢

(墨子北京)

程秋來近日聲譽隆直上。在北京劇界叫座之能力，頗爲偉大，有直追梅蘭芳之勢。近者往一樂園與余叔岩同班演戲，一夜一砂，並演而餘，大捆一帶，均謂卓水之盛，得未曾有。長安人，快耳目之娛，可謂極盛一時矣。茲者秋來已受上海聯台之聘，演唱一月，包銀四千元。已定於八月十六日由京赴滬。從前春申江上，有程郎之電影，顯然出現於舞台，積年想慕之名伶，妙舞清歌，妖人觀聽，其快欲抑可知矣。

詠秋、如六月雪、如審判湯堂泰及其他之新劇，皆純用瑤粉飾，婉婉自如，人人歡賞。日前六月雪，三慶園，王瑞卿親往北京，當票目角，如朱琴心、蔣卓山、邵俊波、田少游等，一齊應集。連卿頻頻頌許，可謂戲工之細膩靈活，有天然之妙。有穩練之法度，以方婉轉，其體格，春申士女，歷年歡迎曉曉之，對於其入室弟子，定有同樣之盛可預卜也。

詠秋將矣，同時梅蘭芳，又安能料有矣。同時梅蘭芳，北京名旦二十日，由京赴滬。北京名旦保同時南下，並一兩月，也。獨詠秋，每念之，懷其人也。

吸煙者多
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FRANCE CHIEN
LES CIGARETTES
FRANCE CIGARET

明前大

沁香閣筆

已年 年 日 送 已 年 年 日 送
 黃 顏 派 派 年 年 日 送
 於家以課之。何出外就傅爲常。日
 汝婦人不知金銀來處之易易。延師
 於家。則費用難。出外就傅。則費用
 亦無以難。嗟乎。少年已亡。命
 耳得今日。宜其任情揮霍。乃翁前
 而面曰。儉。且于其子讀書一事。
 省而又省。其意可知。天賜性魯鈍。
 家事不絕乃父所爲。嘗經處此。此
 家子。吾慨然曰。吾爲。老而猶。
 始克成此基業。子不自我。日我死
 之後。吾產田地。悉將人放他姓之手。
 倪氏子孫。未必餒乎。未定。

何旬射。第四日。第三射。
 重門射。第四條。擊破。全射。
 奉。射。微。二。射。中。萬。半。者。
 函。吉。本。館。步。林。屋。收。認。底。在。
 六。日。本。報。發。表。

誌。謝。德。華。新。開。刊。社。贈。週
 三。號。之。廉。學。新。開。刊。社。贈。週
 期。大。東。書。局。贈。半。月。第。二。卷。第
 三。號。之。廉。學。新。開。刊。社。贈。週
 世。界。書。局。贈。紅。羅。紙。八。期。余。
 君。野。露。出。青。年。第。一。期。實。少。片。
 小。說。新。報。間。五。增。刊。院。

(第二編)

且說伯德夫婦上了火車

抱中流，如孤舟，自到三三亭，便有人對岸，一船西來，一船東去，布，發上兩杯檸檬水，一隻香煙灰盤，一匣自來火，笑着開吃過飯，伯爵說吃過了，西貢自去，伯爵去開，這個西貢好嗎？認得你的伯爵不見得麼？他們對於平等車裏的客人，都是如此，也無非想幾個錢罷了，要是我們坐了二等車，便不如如此移動，三等車裏的客人，和僕也不厭前在廳中見他們，伯爵夫人搖頭道：我不相信，我聽是認得你的伯爵話，這容易解決得很，停片刻兒等他們進來的時候，開口，剛說時，恰巧那西貢又進來了，伯爵便問道：你在那邊改過，覺得很得便，西貢呢？我從前在荷樓樓一品香都做過，這位奶奶，不是靜安寺路王公前裏的姑奶奶嗎？伯爵夫人道：哦，你是在荷樓過的不差不到，我他最喜歡了，記得前年的夏天，我在上海，上海，位名話本不上上海來，他最喜歡吃大菜，王太太太懶，靜落他，都是他會做，游玩上，天倒有八天在荷樓樓，所以他們也認得，西貢呢？我的時，時正在荷樓樓，伯爵道：你幾時到上海來？我這道，來的我，則是認得你，我說我是難得到上海來的，上海地方，說是你比，一時火車路要開了，只見忽忽上來的有兩個外國人，一男一女，他們的房間打着中國旗，向着伯爵邊問好，這裏可以坐臥，伯爵笑着迎，答他，問客他可以坐臥，外國人見伯爵穿着英國國旗，很為歡迎，外國人就和伯爵談笑，又和伯爵夫人，像外國人一樣，意思說對不，很，盤接你們了，伯爵夫人却一句兒不懂，伯爵邊忙握着是話，說這的夫，他不懂英話的，這一對外國男女便坐下來了。

布，送上兩杯檸檬茶，一
伯濤說吃過了，西崽目
不見得罷，他們對於頭
罷了，要是我們坐了一室
目慄也不慄，簡直聽不知

容易解決得很。停到兒等他進來的時候，西惠又進來了。伯壽道：『你在哪裏說過我從前在倚紅樓一品香都做過這位奶奶的姑奶奶呢？』伯壽夫人道：『喂，你是在倚紅樓吃起來了。記得那年的夏天，我在上海，北京也有他，天天喜歡吃大菜，王太太那時陪他，都是他住在倚紅樓，所以她們都說得下。』西惠道：『伯壽道：你幾時到上海來的？』西惠道：『我西惠走了出去。』伯壽問着他夫人道：『你說我是誰得到上海來的？上海地方是你比我知道得多。』上座有兩個外國人，一男一女，走過來問着伯壽道：『這裏可以坐嗎？』伯壽對外國人見他們穿着英國式衣服，很為歡迎，又和伯壽夫人、樓有外國國意，意思說對個人却一個兒不懂。伯壽正在想着英語，說道：『這一對外國男女使坐下來了。』